

邁向絕望之路

傳道書之（一）1:1-2:23

引子、誰為正邪定分界？

聖經《傳道書》是一卷非常難以「定位」的書卷，因為它身上總是帶著大多數非常「正派」的「牧師」和「學者」接受不了的「邪氣」。

基督徒當然都口口聲聲說「全本聖經」都是上帝的啓示、都是真理、都是可信和可靠的。不過，實際上面，我們肯定不是對所有聖經書卷都是等量齊觀、一視同仁的。

有些書卷被我們輕忽是相當「自然」的，因為它們**短幅太小**，只得一章、兩章，譬如舊約的《撒迦利亞書》【應為俄巴底亞書】和新約的《猶大書》，只佔一兩頁，翻過了也不知道。又有些書卷會被一般信徒輕忽，則是因為它們看上去太**玄奧難解**，譬如神神秘秘的《以西結書》及《啓示錄》和哲理高深的《約伯記》等。不過，在較高「檔次」的「學術圈子」裡，它們卻並不「寂寞」，有頗不少「學者」樂此不疲地進行「研究」。還有一些書卷，因著看上去似乎**信息過時**難以「應用」而被多數信徒輕忽，譬如《出埃及記》的後半和《利未記》的全部。不過在「有板有眼」的「牧師圈子」裡，又有辦法讓它們「復活」過來，講到頭頭是道。

卻是，獨獨有這麼的一卷聖經書卷，它被我們普遍輕忽（嚴重的甚至否定）的原因，卻一不是因為它篇幅太短（它好歹也有十二章的「中型」大小）、二不是因為它內容玄奧（至少在字面上很「常識化」，甚至流於「通俗」和「人本主義」）、三不是因為它信息過時（它講的是千秋不變的「定理」）——這卷就是《傳道書》。何以至此？大家看看全書的首兩節，就可以明其大半：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²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第一、甚麼「**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些經文那裡「像」出自聖經的口吻呢？出自「佛經」就差不多！而且語氣消極頹廢，實在無益世道人心。一句話，「**邪氣十足**」。但是，《傳道書》好歹已經列入了舊約聖經之中，總不能把它一腳踢開吧！於是，比較「學者型」的人士，就千方百計將這些經文「合理化」——或說這些只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上帝立場」，又或說這些只是作者「少不更事」時的「幼稚觀點」，始終「不足為訓」，諸如此類。結果貌似留給《傳道書》一個「席位」，但經此「處理」後，實際上已經面目全非了。至於另一些「牧師型」的人士，則連這樣替《傳道書》「解釋」都怕對會眾產生「危險」或「不良影響」，最好還是盡量「避而不談」——譬如將《傳道書》矮化為純粹的「**反面教材**」或「**老人讀物**」，非「必要」都不要看，要看也要非常「小心」要得「專人指引」。總之，就是盡一切可能減少會眾接觸《傳道書》的機會，或延後他們接觸《傳道書》的時機，免它「教壞細路」。我就看過一本甚麼「聖經手冊」，竟將《傳道書》排到舊約最後，差點沒擠出「正典」之外。總之，為著這本「**麻麻煩煩**」的《傳道書》，「學者」們曲為之說，「牧師」們避而不談，骨子裡，都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和架空《傳道書》。

第二、甚麼「**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這個開場白和自我介紹，就夠鬼鬼祟祟，惹人生疑的。傳統認為作者就是**所羅門**，但為甚麼不老老實實說「**所羅門的言語**」呢？自稱甚麼「**傳道者**」，不三不四，莫名其妙。若然作者是另有其人，是一位「**匿名智者**」，但他又何必留下這條「**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的「線索」，引誘人「對號入座」呢？總而言之，這位來歷不明、身分成疑的「作者」，一開始就「閃爍其辭」，「藏頭露尾」，哪麼，他寫的說話（即《傳道書》）又怎能信得過、靠得住呢？再者，就算我們採取最保守的觀點，肯定作者就是所羅門本人了，但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所羅門怎樣大半生享盡榮華富貴和後來「衰收尾」——寵倖妃嬪、拜祭假神、偏離上帝的事蹟，都是人所共知的。所羅門的大富大貴，對於比較「前衛開明派」的人士來說，會認為他在《傳道書》說甚麼「虛空的虛空」，不過是大財主吃飽飯沒事做的「無病呻吟」；而所羅門晚年的「墮落」，又會使比較「保守道德派」的人士，覺得他既有「行為不檢」的「不良紀錄」，則他的「教訓」（即《傳道書》的內容）就不免可疑，不能盡信了。

說了這麼多，總意就是《傳道書》因著它表面上「異於尋常」的「信息」及背後「身份成迷」的「作者」，在許多「正派人士」的心目中，就難免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邪氣」，使它一直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冷落。卻又是「誰為正邪定分界」呢？——是「學者」？是「牧師」？還是.....大家知道嗎？

太 1: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大衛有許多名媒「正」娶的老婆，但是上帝卻偏偏要透過最「邪」的一支——大衛強搶回來的「**烏利亞的妻子**」身上生的所羅門繼承王位。這不是很「邪門」麼？

箴 11:31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她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

主耶穌說末日審判的時候，外邦人（南方的女王）因著肯認真聽信「所羅門的智慧話」而有資格來審判本來理論上是所羅門臣民的以色列人，就正如說終有一天，許多「回教徒」會認真悔改相信耶穌，有資格來審判「偽基督徒」，這不也是很「邪門」的說法麼？還有，大家更要知道，不要人云亦云：

箴 11: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上帝必審問你。¹⁰ 所以，你當從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因為一生的**開端和幼年**之時，都是虛空的。

箴 12:1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最重要的是《傳道書》本身絕不容許我們把它矮化、架空為聊備一格的「反面教材」或「兒童不宜」的「老人讀物」。清清楚楚，傳道者刻意「指名道姓」，突出《傳道書》最主要針對的對象是「**少年人**」（屬靈上講包括「**初信者**」）。《傳道書》事實上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少年讀物**」，教會不單只不應該把《傳道書》放在聖經書卷的「包尾」，更應該將它放在「最前」

——作為每一個基督徒進入基督信仰的「入門讀物」。因為《傳道書》講的是「人生」，再從「人生」而及於「信仰」。未諳人生，信仰根本就無從講起——不以身以心體會「人生而虛空」的實際，不明白人世間際遇無常和愛恨糾纏，就不要空談甚麼永生天堂、道德聖潔、祈禱讀經、福音遍傳。今天，正正是因為有太多人不讀《傳道書》、不通《傳道書》，甚至妨礙別人讀《傳道書》，大夥兒在完全沒有「人生」的基礎上空談「信仰」，結果，基督教就淪落到今日鬧鬧哄哄而其實蒼白空洞的田地。

算了，不說太多「晦氣說話」了，我們就做好「自己」的本份，去讀好、解好這本非常寶貴的《傳道書》吧！

開始時，先簡單說個大概，《傳道書》的**宗旨**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句話：

通古今而知絕望，達上下以處安然

至於《傳道書》的**結構**（或說布局），則是一個精彩絕倫的「四部曲」：

人生與信仰的點——線——面——體

聽上去有點玄虛，沒甚麼的，聽我慢慢分解就會明白了。今天，第一步，我會領大家透過細意解讀《傳道書》1:1-2:23，進入「傳道者」刻意安排給我們走上的「**絕望之路**」——對古人絕望、對自己絕望、對後人絕望，最後「終極絕望」。

一、對「古人」絕望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

這裡，大家可能仍念念不忘究竟「**作者**」是誰？究竟是不是所羅門？甚至好想用各種「考古」的方法，去搞清楚這個「神秘人」的身分，否則好像就不能安心讀下去似的。但是，我卻好想大家對「作者」這個概念「開放」（或說「放開」）一些：

第一、就算肯定了作者是所羅門本人，你解《傳道書》就會沒有疑問和困難嗎？（這點引言中已講過了。）第二、聖經的成書是可以有一個**過程**的，即使最初的作者是所羅門，或主要的言論來源是所羅門本人，也不必排除有後人加工編輯的可能，即是，聖經是容許某程度上的「**集體創作**」的，這絲毫不減聖經的權威。第三、《傳道書》明顯是以「**文學**」的形式來表達的作品，絕對可以有「藝術加工」的成分，包括採取「**多重敘事觀點**」來表達，譬如首尾用「第三身」（他）來講論，中間的主體則用「第一身」（我）來敘述，以致看上去好像有兩個「作者」，這是完全合法的寫法。第四、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指「**背後的最終作者**」，不管他是何人，你說是「上帝」也可以——故意製造出一種「**疏離感**」，不想我們「對號入座」去「鎖定」某某人是作者。這是因為「作者」要說的是「日光之下」**一切人**的人生真相和信仰出路，而不是某某人的「個人體會」或「特殊見證」，所以過度「鎖死」作者就是所羅門或者任何人，對我們理解《傳道書》的中心信息反而會構成障

礙。我說得更「玄」一點，就是作者極可能是要你**親身代入**，將自己視同「作者」，好去與他一同經歷、體會人生信仰的種種真相。事實上，你若細心去讀、投入去讀、你很快就可以與「作者」共鳴，「不分彼此」了。甚至讀到最後，你會赫然發現，「作者」原來就是「你」自己。對於這個「作者」，我大而化之，「尊重經文」，在講章中就稱呼他做「**傳道者**」！

終於算是講完「作者」了，但有一個關鍵詞是不得不先簡單講一講的，那就是「**虛空**」，否則一落手就搞錯，之後就很難「挽」過來的了。

^{1: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經文開首就一連五個「虛空」，表示極度虛空，但究竟何謂「虛空」呢？按一般的講法，會把「**虛空**」講成爲「**空虛**」，好像是甚麼都「沒有」、一場「空」的意思。「虛空」這個字眼的希伯來原文有「**一口氣**」或「**一陣風**」的意思，但「氣」也好，「風」也好，終歸是「有」或「有過」，不能強說「沒有」。事實上，徹底否定人間並不符合基督教信仰（連猶太教也不符），因爲就算物質世界都是上帝造的，不是「虛無」的，也不是「邪惡」的，這個講法當然也不是「傳道者」的本意。（詳見下文）我們應留意到傳道者強調「**虛空**」的同時，經常與「**捕風**」並舉：

^{1:14}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2:11}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4:16} 他所治理的眾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無數；在他後來的人尚且不喜悅他。這真是虛空，也是捕風。

大家一定要留意，「**捕風**」這個形象突出的不是「**風的不存在**」，而是「**風的抓不住**」。「捕風」之所以徒勞無益，不是在於「**風在本質**」——它是虛假的、錯誤的、不存在的、短暫的、有罪的、污穢的，諸如此類，而是在於「**人的本質**」——人因著能力或本性上的限制，使他永遠無法「抓得住風」。傳道者絕沒有說過「風」是壞的東西（若是，則「抓不住」有甚麼可惜呢？）反之，他倒明示暗示「風」是好的東西，所以可惜的，是我們「抓它不住」。這才是「虛空」的本義。這種「虛空」，化而爲我們生存的感喟，就不是「全然沒有」，而是「似有若無」的失落感。簡單總結，就是傳道者絕對不像某些「牧師」或「學者」，用「虛空的虛空」來膚淺地否定人生、否定物質、否定世界和否定任何享樂，傳道者要揭發的，是人生最深層的無奈，就是「日光之下」，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總是「滑不留手」。大家抓緊這個對「虛空」的基本理解，不要搞錯，再讀下去，就一里通百里明了。

^{1:3}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

傳道者非常誠實，《傳道書》裡頭沒一隻字矯情造作地否定人間和享樂。他雖說「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我們卻不要以爲他徹底否定「人一切的勞碌」的好處。一面享受著各種物質文明的好處（如用電腦）而一面說這樣是「虛空」那樣是「罪惡」是非常偽善和令人討厭的。大家一定要會意，傳道者說的「**益處**」原意是「**盈餘**」

——即是會「剩下」些甚麼。傳道者所要突顯的「人生虛空」，不是你「得不到」，也不是得到了的當下「不享受」，而是你得到了、享受了，但「之後」還「剩下」些甚麼呢？

^{1:4}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⁵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⁶ 風往南颺，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⁷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⁸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⁹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¹⁰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有不少人解「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這一句，認為是用「恆久」的「地」來**對比**「人生」的苦短。這是捉錯用神了。大家看之後的幾句，從「日頭」說到「風」再說到「江河海水」，我們都看不到對比，反看到**襯托**——傳道者強調的不是人類與地（或自然界）的不同，而是相同——日光之下，天下萬物都**一體同悲**。「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所要講的，是「徒勞無功」，「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勞師動眾，打生打死，這個世界（地），到頭來還不過是一樣！之後數句，說到的「日頭……急歸所出之地。風……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說的都是同一個信息，就是日光之下，一切勞苦，不管是人類的、大自然的，統統都是勞而無功，白幹一場。

我再強調，傳道者絕不是說那些**曾經存在過**的世代是假的，不是說日頭沒有動過、風沒有颺過、水沒有流過，也不是說他們「運轉」的當下毫無作用，而是說，這一切曾經真實「發生」過、「運轉」過的事情，到了「後來」，卻**好像從沒有發生過一樣**。之所以「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因為這些「已有的事」的果效和作用，稍縱即逝，好像從未有過的一樣。「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人生，就像被無端趕進運動場裡去「跑圈」，辛苦跑了一個圈回來，不過是「返回起點」，之前跑的，全部不算數，永遠是「白跑」，但又不得「不跑」。這種虛空感，用較現代的術語，就是「**荒謬**」。

有不少人「釋經」，說傳道者筆下的這種「**虛空人生**」，就是人活在「日光之下」，卻沒有上帝、沒有啓示、不信耶穌，又不遵行上帝誠命的「物質主義」或「縱慾主義」或「世俗主義」或「虛無主義」的人生寫照了。這類「釋經家」往往最愛舉一些「偏」得不能再「偏」的特殊例子來「說明」這種「沒有上帝的虛空人生」，譬如臨死前吩咐人在他的棺木兩邊挖兩個洞，讓他伸出手來，告誡世人他空手而來空手的去的「**亞歷山大大帝**」、又或領過諾貝爾文學獎卻最後吞槍自殺的「**海明威**」、又或同樣吞槍自殺而死的身為億萬富豪的柯達公司的創辦人「**伊斯曼**」。老老實實，這些都是「例外中的例外」，能這樣有名、財、權的人，已經是例外，這樣擁有名、財、權而自殺告終或公開承認自己生命空虛的人，更是例外。

一年到晚，總有三幾十個大家比較認識的影視明星、財主名流、學界翹楚忽然自殺，又或忽然宣告急流勇退，甚至看破紅塵，走去「信教」或者「出家」。但是與之同時，卻有成千上萬、成萬上億的「後繼者」，打破頭腦也要爭著去做明星、做財主、做教授。甚麼「**虛空的虛空**」？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連想都沒有想過哩！就算稍稍想過，也要去幹他一場——讓我做到像「亞歷山大大帝」那樣有權、像「海明威」那樣有名、像「伊斯曼」那樣有財，才來跟我說「空虛」罷！

是的，「虛空的虛空」，的確是日光之下的「人間真相」，但那不是隨口說說的一時感觸，更絕不等於就是人人皆見的「群眾觀點」。能真切覺悟「人生而空虛」的，絕非一般人，而是已經「超凡入聖」的人。用傳道者的話，就是要有大智慧和大努力才能參明覺悟的：

¹² 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¹³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¹⁴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¹⁵ 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

清清楚楚，我們看到傳道者不是「天生」或按「常識」就能明白「虛空的虛空」這個人間真相，他是博覽群書、貫通古今，從「歷史現象」（一代過去一代又來）看到「自然現象」（日月江河循環不止），才能融匯出「虛空的虛空」這個「結論」。事實上，仍然沉醉於人間的芸芸眾生，根本不會有這種覺悟。洞悉「虛空的虛空」絕對不是一個泛泛的「人間觀點」，他是一個人已經某程度上「超出人間」才能看得到的真相。這點，傳道者是非常自覺的：

¹⁶ 我心裏議論說：我得了大智慧，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而且我心中多經歷智慧和知識的事。

其實《傳道書》的信息是非常「立體」的，一般講法將它一分為二，甚麼「日光之上」和「日光之下」，不但過分簡化，甚至嚴重歪曲、破壞它的信息。傳道者不斷突顯日光之下「空虛的空虛」，正正是因為能夠明鑑人間空虛的人，其實是極少極少的，而不先充分明白人間空虛的真相，人也根本不可能真心仰望上天，注目「日光之上」的上帝及祂的作為，並以上帝的眼光來參透萬事。要開出「希望」，必先要邁向「絕望」，這點以後會「不停」講。

至此，我們看到傳道者引導我們邁向「絕望」，要我們看出歷世歷代的虛空。不過，這只是「一小步」而已，還有許多必經的「步驟」。原來，當一個人自以為「洞悉」了「虛空的虛空」的人間真相，就會自以為超凡入聖，高人一等，「我找到了」。結果，在他對「別人」絕望的同時，對自己卻生出了「希望」。但這種希望是靠不住的，是必需進一步打破的：

¹⁷ 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¹⁸ 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傳道者曾為著自己的大智慧而高興了一陣，但是很快，他就發覺，他的所謂「覺悟」又有甚麼「益處」呢？他能夠改變一點甚麼麼？不能夠！他可以終止這些無意義的循環麼？不可以！哪他「覺悟」來幹甚麼呢？這樣，傳道者的絕望，又向前「邁進」了「一小步」，但要去到「終極絕望」，路還遠哩！

有不少人將第二節「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理解為作者或傳道者的「經驗之談」，是他一生的某種「結論」。這就是完全搞錯了。其實直到這裡，基本上都是傳道者「讀書」讀回來的感觸與覺悟而已。大家知道，「一代過去一代又來」超越一個人的時間限制，「日月江河循環不止」超越一個人的空間限制，這些都不可能是靠個人的經驗觀察可以得到的，只能通過博覽群書來得著。傳道者是一個讀書人，通過大量讀書——當然是發人深省的有份量的書（所謂「箴言」），貫通古今賢人智者的智慧，完全「超時空」地

參悟了不可能用「一生」參明的人生至理。這個就是讀書的「妙用」了。畢竟，人生有限，不可能事事都親身經驗和明白，而且，如果一定要吸過毒、離過婚、發過達、破過產、自過殺、患過癌症才可以參明人生虛空的真相，那就太「可怕」了！——可怕的不是這個「參透」的過程太痛苦，而是根本沒有人可能捱得過，更遑論捱過了然後參透人生！

弟兄姊妹，一定要多讀書，還要讀有份量的書！不讀書或者只讀那些「x x雞湯」或「x x速成」之類的書，你根本不可能明白《傳書道》的真正意義。甚麼是有份量的書呢？告訴大家，多讀些中國古典文學、歷史和哲學吧，絕對有用。今天所謂「主流教會」，大部分東西都是抄襲自美國，而美國是一個在「**人生哲學**」上幾乎「交白卷」的國家！沒有「人生」就沒有「信仰」，「美式信仰」有幾空洞無物，大家自己去想象一下吧！

二、對「自己」絕望

前面說到，傳道者對人生的「虛空的虛空」的「結論」是他讀書「讀」出來的，但這絕不意味他像某些「牧師」或「學者」那樣，只是抽空、抽象地「談論人生」。傳道者絕不是木無表情的「**禁慾主義者**」，也不是專喜歡「唱衰世界」幸災樂禍的「**犬儒主義者**」。我前面已經再三強調，傳道者不是本質上否定世界、人生和任何享樂，認為這些是本質上壞的東西，反之，他其實是很喜愛「日光之下」的一切，他痛心、落漠的，倒是這一切美好之物，為甚麼總是滑不留手，會得而復失。

傳道者不是個理論多多的「白面書生」，而是個熱情投入的「性情中人」，他內心深處對上帝的信仰、對美善的追求，使他不能夠就此「滿足」於讀書讀出來的「虛空的虛空」的人生結論。於是，他「反求諸己」，盼望他自己可以成爲一個「**不可能中的可能**」：

^{2:1}我心裏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²我指嬉笑說：「這是狂妄。」論喜樂說：「有何功效呢？」³我心裏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體舒暢，我心卻仍以智慧引導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⁴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⁵修造園圃，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樹；⁶挖造水池，用以澆灌嫩小的樹木。⁷我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有的。⁸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財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⁹這樣，我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¹⁰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它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

我們看前文後理，絲毫看不見傳道者有因為他「動大工程」和「享大宴樂」而有甚麼「罪疚感」，這是那些木口木面的「學者」與「牧者」強解進去，又或者死死扣住「所羅門」是作者，就將所羅門的失敗事跡強行「讀入去」的結果。我們細看經文，就知道令傳道者痛心疾首的，不是他怎樣曾一度「陷溺享樂」的過錯，而是這些享樂終歸「帶不走」的悲哀。

¹¹後來，我察看我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再後，我們又看到傳道者又有「大發現」了，就是他經此「親身經歷」後，得到比之前單靠「讀書」得來的更加確切和有力的大智慧，更加明白人生而空虛的真相。傳道者不禁暗暗自喜，因為他以為「經此一役」而確證人生真是「虛空的虛空」的結論，也是個了不起的「大收穫」，總算是沒有「虛度」此生，至少，比同樣是「虛度」一生而連這個「發現」都沒有的人大多數人更勝一籌：

¹²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的人還能做甚麼呢？也不過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¹³我便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黑暗。¹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裏行。……

不過，不消多久，傳道者又回心一想：「這又如何呢？」

¹⁴……我卻看明有一件事，這兩等人都必遇見。¹⁵我就心裏說：「愚昧人所遇見的，我也必遇見，我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裏說，這也是虛空。¹⁶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遠無人記念，因為日後都被忘記；可歎智慧人死亡，與愚昧人無異。

傳道者不是自作聰明，而是真是聰明——能夠參明別人一輩子、幾輩子都不明白的真相，只是哪又如何？在代代都會過去，人人都有一死的前提下，一切都是一樣，都是白費一場。

至此，大家心清眼利的話，就會看得出傳道者其實是「跑了兩個圈」了。「第一圈」，他博覽群書、觀察萬物、貫通古今，得出一個所謂大覺悟、大智慧，但發現哪又如何？——人總要活下去呀，難道「覺悟」了就不用吃飯，不用生活，天天等死麼？於是，「第二圈」，他就親自「下場」，寄望打出一個「缺口」，創出一個「例外」來。傳道者大概好像彼得，以為「眾人會跌倒，我總不會！」又或像以利亞，以為「我必勝於我的列祖！」沒想到到頭來，都是「一樣」——「我並不勝於我的列祖！」彼得「痛哭」，以利亞「求死」，而傳道者「第二圈」都跑完了，卻發現自己只是「返回起點」，終於發出最頹然絕望的哀號：

¹⁷我所以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不知大家是否了解，傳道者「親自下場之後」與他「親自下場之前」相比，他的覺悟或人生結論有甚麼不同，以致他「虛空」的程度會有這樣大的分別。換個問法，是歷世歷代的人其實已經跑了無數個「圈」子了（當是「N」個圈吧），傳道者自己「落場」跑，也不過是「多跑一圈」而已（即「N+1」圈），所差「一」而已，分別不應該太大吧！

要明白其中奧妙，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怎麼「看」東西的，就是你永遠本能地以「主觀鏡頭」來「看」世界，而你只要肯足夠地用心觀察（像傳道者），是有可能「看」到所有人的——但是除了你自己，因為你自己永遠不可能出現在你自己的「主觀鏡頭」之下。結果，你觀察到「一切」，甚至下了相當可靠的「結論」，卻就是不自覺地忘記「算」你自己，於是，下意識裡，你就永遠是一個「例外」。這就解釋了不只是凡俗之輩，而是連許多「智者」都會在信仰上「功虧一匱」的原因，因為他們總是看漏了自己。

卻是一旦像傳道者那般「親身下場」，也經驗到「世人」一般的「空虛」，他就有一個極之不

同層次的覺悟，就是他並不是一個超然的「**觀察者**」，而是一個「**局中人**」。這種感覺，大概就好像一個醫術極高明的「**醫生**」，卻發現自己竟也是一個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樣。至此，傳道者忽然「**發現**」一個可極可怕的事實，「**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而他，竟然就是其中的「**一代**」。理論上說，人人都知道自己一定會死，所以，到死的時候，理應不該感到「**意外**」吧！但大家知道，絕對不是這樣的。同樣，傳道者很早就發現「**一代過去一代又來**」的「**道理**」，但是他真的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竟然也是「**其中之一**」。這是很不同層次的「**絕望**」。人最決定性的絕望，正是對**自己**的絕望！唯有連對自己都絕望，才是真正絕望。至此，傳道者的絕望之路，就又「**邁進**」了相當不小的一步了。

三、對「後人」絕望

^{2:12} 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的人還能做甚麼呢？也不過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¹⁸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¹⁹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勞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這也是虛空。²⁰ 故此，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絕望。²¹ 因為有人用智慧、知識、靈巧所勞碌得來的，卻要留給未曾勞碌的人為分。這也是虛空，也是大患。²² 人在日光之下勞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勞碌上得著甚麼呢？²³ 因為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心也不安。這也是虛空。

驟看，我們會覺得傳道者太武斷、太狂妄也太悲觀——你自己失敗，卻怎可以「看死」後輩中人一定沒有一個「好得過你」呢？就算你自己「不勝於你的列祖」，也應該鼓勵你的後繼者可以「勝過」你，打出一個「**缺口**」、創造一個「**例外**」吧！

大家用心感悟，就會知道傳道者對後來者的絕望，不是由於武斷、狂妄或悲觀，而是發自極深厚的同情心：傳道者完全「**預計**」得到，他的後輩中，必有人像他一樣，站在相當的智慧高度，飽覽群書、博通古今，然後又發出「**虛空的虛空**」的人生感喟；跟著又因為心有不甘或不忍，於是挺身「**下場**」一試，最後發現「**果然空虛**」；再後來，在他的後輩的後輩中，必又有人像他的後輩一樣，站在相當的智慧高度，飽覽群書、博通古今，然後又發出「**虛空的虛空**」的人生感喟；跟著又因為心有不甘或不忍，於是挺身「**下場**」一試，最後發現「**果然空虛**」。……如此這般，一個又一個、一代又一代，重走傳道者、傳道者的前輩、傳道者的前輩的前輩，其實一早就已經走過的「**冤枉路**」。悲哀的不只是「**虛空**」、悲哀的不只是「**枉然**」，最可悲可哀的，是無數的「**善意**」就是這樣被糟蹋、被遺忘。想想，這是一幅多麼可悲可哀的圖畫：

你跑到半山，想到山頂看景，迎面來了一位滿臉風霜的老者，滿懷善意告訴你：「少年人啊，不要上去了，沒啥好看的，別浪費時間了！」但你不信，只顧繼續跑上山去，結果果然如老者所言，只好頹然而返。下到半山，迎面來是一個打算上山看景的小子。你心中不忍，就告訴他：「少年人啊不要上去了，沒啥好看的，別浪費時間了！」但他不信，只顧繼續跑上山去。你看著他的背影——慚愧，是因你也是這樣不相信在前的那位老者的善意；悲哀，是因你想像到他必將感到與你一般的慚愧、悲哀……如此的世世代代……

至此，傳道者終於「走畢全程」，「邁向」絕望之路的「盡頭」了——就是終極地，毫無保留地參明「虛空的虛空」的人生真相。

但我懇請大家用心肝明白，這個「**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的吶喊，絕對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甚麼要不得的「世俗之見」，而是發自人類最深沉睿智的博大智慧與悲天憫人的偉大情操的動人呼喚。大家細看聖經，講過類似「虛空的虛空」的話的人，哪一個是「等閒之輩」呢？

摩西——^{詩 90: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約伯——^{伯 14:1} 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² 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³ 這樣的人你豈睜眼看他嗎？又叫我來受審嗎？

耶利米——^{耶 20:14} 願我生的那日受咒詛；願我母親產我的那日不蒙福！……¹⁸ 我為何出胎見勞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滅呢？

只有最膚淺冷血的人，才會忍心講他們講的是「日光之下」的「世俗觀點」。告訴大家，沒有對歷史的大參透、對人生的大投入、對人類的大同情，是不可能講出這種叫天地動容，最有「**正氣**」的說話的。

結論、兩處茫茫皆不見、千秋脈脈命相連

我在引言中已提出過，《傳道書》的結構（布局）是一個四部曲：「人生信仰的點——線——面——體」。在《傳道書》的正文裡面，「**點**」的層次是看不見的，因為是「預設」的。

所謂「**點的人生**」，就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沒有過去，沒有將來，關切的不會「離身超過十尺」，即沒有前後的「歷史向導」，更沒上下的「信仰向導」（稍後詳解）。這種人永遠不會感應到真正的「絕望」，也就是傳道者所說的「虛空的虛空」，因為他們的人生只是一個「點」，而「點」是沒有「座標」的，可以「點」在哪裡都無所謂。所以，這種人可以不停地搬家、轉工、轉學、結婚、離婚、移民……不斷地由一個「點」轉到另一個「點」。他們總是以為一切的「問題」都可以通過轉換「點」的位置的方法來解決轉移，而一切不順境都只是「偶然」的，都只是一時「手風」不好而已，不存在根本意義上的「絕望」。

傳道者卻不同了，他的人生起碼是一個有前有後的「**線的人生**」——他先而因著飽覽群書而來的大智慧對古人絕望，繼而又因著全情投入現實人生而對自己絕望，再後又因為悲天憫人的情懷而對後世絕望。傳道者的生命關懷絕對不是一個「點」（自己），而是一條「**線**」——向前回溯到祖先遠古，向後又遙望及子孫萬代。但正因這樣，傳道者的絕望就不是個人際遇上的「假絕望」（那只是一時失意而已），而是心繫人類整體「**血脈相連**」的真絕望。日光之下，這條「絕望之路」向前向後都完全看不見盡頭，找不到出口，唯一的「出路」，就唯有往上望。如何往上望呢？下一篇就會講到如何從「**線的人生**」過度到「**面的人生**」。